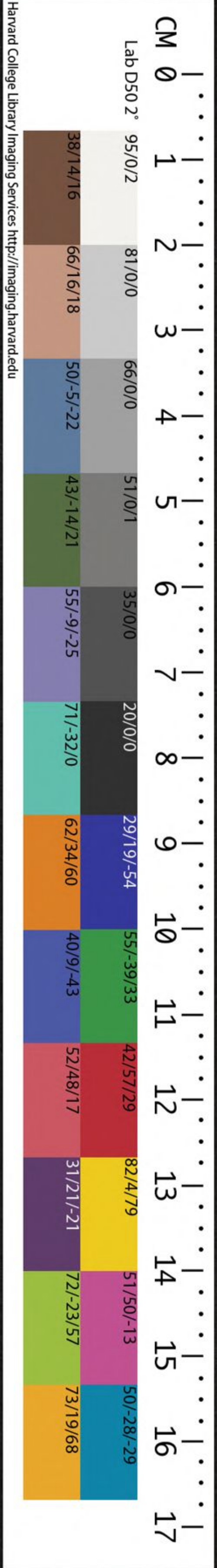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JAN 19 1932

6

J 3073
CHL 3228/81



廣東新語卷九

分目

事語

南越初起 四路下南越

兩伏波樓船 白沙逸事

悟主 孝感 終養

狀元 五里四會元

解元 文敏父子 鄉試命題

全作五經題中式者 海外衣冠勝事

瓊人無仕元者 五大司成

賢督學 司教 教官不拜

辭署縣

鄉約

唐氏鄉約

禮議

嫡子不釋喪服

作七

為師服 教儉

師弟六皓

九老雅集 稱壽

合食

養士 請遷寺

過泮樂

獄中拜節 白血

麥公雨

孝子粟 沉原壤

廣州時序

放鶴 拾燈 賭蔗鬪柑

打仔

吹角賣物

采青

永安崇巫 祝竈

吹田了

貪吏

廣東新語卷九

事語

南越初起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撰

秦以桂林南海象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蓋始為南海尉他為令僅治龍川秦之報他也薄矣然五嶺以南廣運萬里秦直以三郡制之亦疎矣

秦略定揚越以謫徙民與越雜處揚越蓋自古遷謫之鄉也他日任囂謂佗曰頗有中國人相輔中國人即謫徙民也佗之王秦實資之謫徙民得依

佗以長子孫與三千童男俛女依徐福以安居海上免於中原之鋒鏑秦之德也爲秦畱其遺民非仙人不可惜安期生計不出此徒以一身逍遙於菖蒲之澗也

秦以振男女三千人與徐福而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以女無夫家者萬五千人與尉佗而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然則徐福尉佗皆秦之陳勝也

尉佗初起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當是時秦人皆以諸侯兵爲盜謂諸侯之客亦曰盜史遷據而書之始皇至博浪

沙爲張良所擊而遷書之曰爲盜所擊微行至蘭池見窘復書之曰逢盜此盜不知何人視良與荊軻漸離似勝之惜遷失其名氏嗟夫能爲始皇之盜者豪傑也書盜亦榮甚矣如佗者假秦之土地甲兵以白王乃真始皇之盜耳

四路下南越

漢當時四路下南越樓船以偏師先至其道徑也先陷尋陝破石門則南越之險奪矣復居前得以自擇便處居東南而則越之下流據矣乘暮而疾攻縱火燒城計莫善焉有樓船之鋒銳戰如雷霆而後伏波得以遣使招降故破越者楊僕也然越

人至今祀伏波不衰未嘗及僕則以伏波遣使招
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務行其德之故也太史公
以楊僕爲酷吏觀其反驅越人入伏波營中亦可
見其慘暴之一端也哉

兩伏波樓船

漢孝武討南越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
僕其後光武征交阯亦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
軍段志蓋以越人素畏伏波樓船之威故仍其號
使聞之而知震懼也然兩伏波至今俎豆而兩樓
船無聞當時實以德濟之不純用威故民之不能
忘若是

白沙逸事

白沙先生嘗戴玉臺巾扶青玉杖插花帽簷往來
山水之間有詩云惟有白頭谿裏影至今猶戴玉
臺巾又云拄地撐天吾亦有一莖青玉過眉長又
云兩鬢馨香齊插了賽蘭花間木犀花又嘗披藤
簑傘釣有詩云何處思君獨舉杯江門薄暮釣船
迴風吹不盡寒策月影過松梢十丈來其風流瀟
灑油然自得身在萬物之中而心出萬物之外斯
乃造化之徒可以神遇而不可以形迹窺者所謂
古之狂者非耶王青蘿云白沙之學從孔顏之樂
而得然樂有虛實顏子之樂實曾點之樂虛白沙

廣東新語 卷九
其得顏子之實者耶

白沙初應聘至廣車絲城南至藩臺觀者數千萬人圖其貌者以百數十計市井婦孺皆稱爲陳道統其感人若是爲人身長八尺面方而玉潤左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耳長貼頰兩目炯然如星望而知爲非常人日泉面上亦有黑子具日月南北斗之異龐振卿有瞻日泉遺像詩云精華日月在顛首兩耳之旁南北斗洪覺山云先生生相甚異顛中雙顛隆然若輔弼兩耳旁各有黑子左七類北斗右六類南斗噫天之生有道君子固皆有以異於人乎哉

白沙先生受官而康齋不受一以處士一以監生也先生每題碑碣必書翰林院簡討官銜蓋不敢忘君之賜其不出而就職非爲高也以終養故也當憲廟之升遐也哀詔至先生如喪考妣有詩云三旬白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臥家臨終朝服北拜曰吾辭吾君也則忠愛之終也

鄧制府之於白沙常令本縣月給白米一石歲致人夫二名白沙辭之曰執事所稱逋野誠隱逸士如今日之賜使逋野受之宐也其不受未見其讓之過也章何敢自列於古之名流哉章無寸善可以及人有田二頃耕之足以自養而又受賜於當

廣東新語 卷九
道焉以自列於古之名流其怠於自修亦甚矣李
副使又欲爲買園池亦辭之其介如此

悟主

梁文康公事武廟當秦王請塞上沃地嬖臣朱寧
江彬爲援公獨當制草上曰高皇帝令此地不以
封非有愛也地廣饒產善馬士卒刁悍易生戎心
奸萌縱諛不利社稷王受地毋俾德毋聚奸人毋
多畜士馬謀不軌上覽之大駭曰不意可虞若是
其勿與上欲自稱威武大將軍而以彬副召公草
制公奏曰制不敢草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
臣草制是臣名君臣不敢草上手劍睨曰不草齒

此公免冠伏地流涕請死不敢奉詔上不能強擲
劍嘆息而起予嘗爲樂府云如何聖天子乃稱大
將軍當制不敢草嫌以臣名君皇帝拔劍起不草
卽誅爾免冠伏殿前淚流請就死剛哉古大臣不
辱朝廷體

孝感

鍾寶潭先生景星東莞人曰泉高弟子也嘗輯濂
溪明道白沙曰泉四先生論學精言爲宋明道學
四書又註釋曰泉心性圖說學者多傳習之以宋
李竹隱明林南川與先生爲東莞三理學性至孝
父沒欲繪遺容默禱之父見夢畫工一筆而肖其

後楊復所先生欲葬其父肖齋公未得吉兆堪輿使先生卜之先生曰枯龜何知吾將卜之吾父是夕夢肖齋盤膝斗嶺之墟左右指曰左列六十四右列七十二學問則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人丁則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復指坐席下曰茲實祥也吾其歸乎先生遂以斗嶺定議是皆孝思之所感非二先生聞道安能通於神明若此

終養

東莞林公烈以戶部郎督賦江西奉其父大橋公以行或曰故事使者不隨家公曰吾豈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哉已而大橋公卒于行署公得視飯舍

人始嘆服香山黃公佐督學廣西聞母疾卽日疏乞致仕方較士懷集棄官竟歸南海倫公以訓年十五舉鄉試第七人年十九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予告畢姻遂侍母者七年會兄御史公以諒告歸養公乃出而供職後官南京祭酒迎養太恭人邸中一日太恭人有歸志卽上疏奉板輿歸弟以誥年十八舉進士官至武選郎中例請歸養亦遂不復出或諷之則曰隱居以求其志吾蓋遵孔子法也海陽林公大欽廷試第一授編修尋以母老乞歸東莞陳公建爲教諭數年擢陽信知縣以母老告歸東莞劉公存業舉進士一甲第二授

編修簡充經筵官未四載疏乞歸養時功令非六年不得請孝宗以其至孝特詔許之後以母命趨朝踰年復上疏乞歸孝宗循覽其疏改容復許之踰七年武宗登極趨赴闕復充經筵官纂修孝廟實錄公不獲已歔涕行遂卒於官之數公者皆嶺嶠偉人其道可以濟天下才可以致公卿乃以養親爲念脫屣軒冕是真可以爲世之貪佞而忘親者之鍼砭也哉

狀元

吾廣於輿圖爲極南值離位丙午之間離者文明之氣也自禹八年入午會上下二三千年天地山

川之運適合故自漢晉以來扶輿清淑之化始毓而生人才其卓然首魁天下者在唐有莫公宣卿在宋有張公鎮孫在明有倫公文叙林公大欽然莫公記傳無聞張公遭國危亾不幸遇變林公以早喪弗克建立獨倫公名重士林德高朝野初傳臚時當宁見其儀表淡喜狀元得人故龐公嵩詩云南方間氣旋貞會北闕英標動聖顏

五里四會元

南海治西三十里有村曰石頭黎涌石碇相去五里許有四會元世稱五里四會元是其地也黎涌則倫公文叙子以訓石碇則梁公儲石頭則霍公

韜而文叙復中狀元以訓榜眼以諒解元進士以
誥進士世復稱父子四元雙進士海內科名之盛
無出其右所謂南倫北許也陳公紹儒云弘嘉之
際倫氏一門鼎甲需穗石公探花始全故事廬唱
後得謁相臣諸進士咸在相臣語公曰君對策洋
洋賈董之流初列名一甲第三今二甲數乎公冲
挹自如無幾微見於顏色例二甲爲郎公以次應
得北曹顧辭北而南且局局戶兵兩曹徒以其間
獲事親從兄愛敬篤至縉紳如公謂之仁讓興邦
非耶湛公若水云霍公生十九年而始學卽博而
精文雄而昌大旣中會元權臣某者嫉之勿與狀

元也蓋三印卷而三倒置云又倫公文叙霍公韜
皆以儒士入科中式未嘗一日爲諸生是尤可異

解元

正統辛酉番禺陳公政者以詩經發解二場後瓊
山丘公濬請誦所作驚曰解元屬之子矣遂不終
場而去揭榜果然次科丘公乃解元有江湖者提
學廣東謂霍公韜必發解及考潮州還亟召霍公
語曰今科解元當是蕭與成汝次之然汝當連魁
天下勳名大出蕭上後果如言又王世芳者提學
廣東謂魁元多出潮州儒士林大欽必魁天下是
科解元胡一化而大欽壬辰狀元皆潮州人也楊

公起元年二十文大有名督學羅某首拔之語人曰鄉冠其惠出乎予閱有人矣明歲果領解元前輩識鑒一一不爽如此

文敏父子

霍文敏登第謁座主不修門生禮其後主南宮試所得士三百人亦不許稱門生其言曰是進士者天子不敢用爲私臣我豈敢曰士繇我進而以之爲我家桃李乎里居於臺使者若監司郡縣書帖皆不稱治字曰士旣通藉朝廷治之尊無二上也其子勉齋知慈溪稱上官不曰大人而曰先生關白上官不用手本而用素簡某鹽院檄營相府先

生不答因被劾歸父子皆以古道自處不肯同於流俗者也

鄉試命題

廣東鄉試不以大學命題其來舊矣或以大學命題則貢院被火或主司者有禍患而尤忌聖經一章云

全作五經題中式者

明制科以全作五經題中式者僅有二人其一爲福建顏茂猷顏中甲子鄉試時監察御史止謄錄其本經至甲戌會試顏仍全作五經題知貢舉者左宗伯林某疏聞奉旨念其該博准與謄錄主司

廣東新語 卷九
不知上屬意以置乙榜之首撤場後宗伯陳公子壯具揭代請上准與廷試取其墨卷進覽命會試錄另爲一項列於正榜之前廷試二甲第二此異數也其一爲廣東王鳴雷乙酉鄉試以全作五經題中式第八十四名居榜之末榜之末其猶乙榜之首歟

海外衣冠勝事

廣於天下爲遠藩仕籍華秩已少况瓊於廣又邊郡乎成化二年秋進薛公遠戶部尚書邢公宥都御史丘公濬翰林學士皆在一月雖天下望郡亦希覩洵海外衣冠勝事也瓊本海中一大洲去中

國絕遠自孝陵稱爲奇甸人文因以奮興若海公瑞清剛正直又爲瓊之特出者惟奇甸故產奇人天語所符知異時更有比肩而起者矣

瓊人無仕元者

宋末瓊州人謝明謝富冉安國黃之傑從安撫趙與珞拒元兵于白沙口皆被執不屈以死於是終元之世郡中無登進士者明興才賢大起文莊忠介于奇甸有光天之所以報忠義也忠義之鍾於人於海外一洲一島殆有甚焉天不得其子孫而報之報之於其地天之窟也

五大司成

廣東新語 卷九
明興嶺海人職大司成者有五人若琴軒陳先生
璉若瓊山丘先生濬若日泉湛先生若水若白山
倫先生以訓若泰泉黃先生佐允若人師哉湛先
生有雍語南雍志尤有功於太學

賢督學

吾粵督學使者在嘉靖時有魏公按者以德行簡
士甫至任不事考較文藝輒行黜陟嘗使陳激衷
林克忠二人教諸生靜坐務見仁體每晨入見稽
所得而開導之大毀寺觀淫祠以爲書院社學使
諸童生三時分肄歌詩習禮演樂禁止火葬令僧
尼還俗巫覡勿祠鬼男子皆編爲渡夫一時風俗

丕變其崇正闢邪之功前此所未有也督學之官
非醇儒不可使得其人復久任之如代皇帝之用
陳公政提督北直隸學校直至九年可也如魏公
者得十有五人焉分置省直使之十年二十年專
行其教將見十五國風移俗易先王之道大興矣

司教

吾粵善司教者有六公一曰海公瑞其教諭南平
也以朱子白鹿洞五規鄉愿忠信廉潔之似孔子
剛者之辯孟子不見諸侯之守日與諸生講明相
見拜揖外不許將一物爲贄一曰楊公守道其教
諭金鄉也諸生執贄見者受之隨以食諸生之貧

而有志者又以所餘俸置學田三百五十畝以贍諸生一曰翟公宗魯其教諭宣平也以典試四川所得聘金建文明書院於置田以贍學者一曰朱公仕夔其教授南寧也申蘇湖科條以飭之又作心學時惕圖圖凡十二格一格象閏日凡八圈土一大圈象卯以考存養下一大圈象戌以考省察中六小圈象辰巳午未申酉以考經書應酬因時填圈妨於事則硃之協於義則白之蹈於過則黑之學存乎心心存乎惕惕存乎時與人士勤而行之之一曰林公光其教諭平湖也以道爲任常上敦風化養廉恥一疏言甚懇切勉學者窮源探本反身修行一時士習丕變而陳公思賢者教授漳州每直指使者至漳叅謁畢必進問聖躬安否何似靖難詔至公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與其徒六人堅不迎詔卽明倫堂爲舊君伏哭臨如禮被逮至京與六人者皆死之噫今之君子有司教之責者平居則以海楊翟朱林五公爲法臨大節則以陳公爲師其亦庶乎無忝於宮墻也哉

教官不拜

海忠介爲教官御史詣學公不拜曰若至臺院當以屬官禮見此堂乃師長教士之地體不應絀兩訓導夾公長跪公大當中時謂筆牀學士蓋教官

者能尊其身而後能尊先聖不能尊其身則何以代先聖而行其教其辱先聖莫大焉御史如賢當以忠介之言請于朝定爲儀注

辭署縣

葉公春及爲福清教諭臺使者委署連江縣辭曰
洪武十四年禁有司差遣學官則學官教諸生外
不當與矣齊景公以旌招虞人殺之不往守道卽
守官也學之於縣豈特旌與皮冠哉職實欲附於
虞人之義

鄉約

御史季公本謫簿揭陽以化民爲事約爲條規鄉

立約長以總其教約副以助其決約正司訓誨約
史主勸懲知約掌約事約贊修約儀月朔會民讀
約講義數約復爲一總約以察諸約之邪正月終
輪二人至縣傳訓誨語行之二年風俗移革境內
以寧順德何公淡知濱州取呂氏鄉約教民榜行
之每鄉慎選老人親爲演說大義使訓閭里按季
稽考民以惡聞則召其鄉老泣謂之曰吾不能化
若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也然吾則罪首也民苟
三犯吾當自劾求退於若何如各慚謝而去訟爲
之稀順德黃公著知安溪俗喜構訟市師以爰書
訓其子弟公痛除其弊授以孝經俗爲之變東莞

林公培知新化倣古歛散法置義倉一十五所均
口賦以糧爲差建社學率二十一里一區選行誼
爲師與諸生言朔望父老言約法皆首明倫使還
相告教作四誠詩令童子誦之修古鄉射禮于學
宮南海劉公煥知程鄉創小學四齋聚童蒙肄業
月試分五等率三十貫給之又捐千緡市田爲小
學租使學掾主之寧都丁公積知新會申明洪武
禮制叅以朱文公四禮儀節爲禮式一書每鄉擗
三老主之月朔進於庭禮其能者其不肖者榜門
示恥良家子遊惰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親爲講
解順德黃公璋知南康立旌善懲惡二牌于要地

善惡直書其名人服其公之數君子者皆以教養
爲務所謂學道愛人者也是皆可以爲州縣之法

唐氏鄉約

明初南海平步有六逸其一曰唐豫學者稱爲樂
澹先生嘗大鄉約與鄉人行之有曰婚禮舊俗先
一夕燕其子子必據尊席而坐以爲漸老之宴非
禮也今後止許開筵聚親子不得據尊席而坐爲
父宐依醮禮命之庶不違古人之意有曰禮云父
在子雖老猶大今後爲子者不許坐違者叱以辱
之有曰父母之喪不得飲宴親朋來弔止宐待以
蔬素有曰忌日之祭當以喪禮處之讀祝後孝子

廣東新語 卷九
哭盡哀是日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傳所謂君子
有終身之喪是也其延親賓散胙必待祭畢庶不
分其祭祀之誠此四約最爲禮之大者

禮議

廣州風俗尚禮南海冼桂奇嘗建同母異父昆弟
服議曰昔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
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
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
衰三月冼子曰禮爲出母嫁母杖期乃同母異父
之服大功不已重乎齊衰三月則已輕矣亾於禮
者之禮貴中也小功其庶矣乎其爲嫂服議曰人

情於無服之親則易犯故服也者所以飾哀而持
情合危者也今有聞嫂之喪而不戚然哀者乎哀
之斯服之矣昔者子思之哭嫂也爲伋夫旣無服
矣而又爲伋焉必其情有所甚不安者矣故嫂叔
不相爲服者禮也而不得不服者情也禮本諸人
情而已矣其爲長子爲人後議曰昔公儀仲子之
喪舍其孫而大其子孔子非之子思兄死使其子
白爲嗣後世無詞焉故宗子死以嫡爲後禮也若
以庶繼嫡是謂奪宗非禮也禮曰長子不得爲人
後者爲支子後言之也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
大宗也大嫡正所以後大宗也若所後非小宗大

宗之嫡而輒以長子後之是謂誣禮新會湯敬升
曰晉張湛曰後大宗者所以承正統也必大宗之
主小宗五世之嫡死而無後然後爲之置後支子
不得置後不繼祖與禰也今之非所後而後焉是
曰誣禮舍天性之愛而父他人孝子不忍也是曰
抑本二者皆自悖于先王之教者也然則支子之
無後者不無厲乎曰禮曰殤與無後者祔食于祖
不斬祭也如之何爲厲也羅虞臣曰禮曰支子不
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旣曰
後大宗則小宗亦不置後矣况其非小宗乎旣曰
祭宗子之家則不爲之大後矣故大後出繼之禮
也

嫡子不釋喪服

西寧之連灘凡冢子有父母之喪未葬終身不釋
喪服庶子則否雖市井鄙人亦如是禮喪小記曰
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蓋死者以歸土爲安
喪事旣葬始畢故記曰兄弟之喪內除親戚外除
外除者絲外飭以散哀也靈柩未安則服不變服
不變則哀未衰故禮云主喪不除所以欲人子之

葬親當及時也禮失而求諸野連灘其亦可稱也夫

作七

吾粵喪禮亾之七日一祭至七七而終或謂七者火之數火主化故小兒生而七日一變逢七而祭所以合變化之數也予謂人生四十九日而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魄散始死之七日奠其一陽來復也祭於來復之期以生者之精誠召死者之神爽七七四十九日不復則不復矣四十九日者河圖之盡數數盡而祭止生者亦無可如何也

爲師服

白沙先生之沒甘泉翁曰道義之師成我者與生我者等爲之制斬衰之服廬墓三年不入室如喪父然其告詞有曰成吾之身孰與盡吾之性教育之恩何異生養之勞在禮經則師無無服之文在義起則例有緣情之制昔者孔子沒門人有三年之喪大抵禮緣情行例以義起亦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云

教儉

湛文簡爲南大司馬令民毋得餐大魚市中毋得叢飲除歲庶民毋得焚楮祀天糜財犯禮蓋導民以儉之一端也

師第六皓

曰泉講學天關有簡翁者年百有三歲就而問學將執弟子之禮曰泉弗受也延翁忠愛堂上南向坐已東向坐以賓之謂是翁容貌凝然所養純一赤子之心已復吾當師而事之時曰泉年八十有五觀者謂其以三達之尊而謙讓不遑致禮布衣一老誠爲有道者之風云時有黎養真瑞鸞者年八十二黃慎齋民準年八十一吳藤川純年八十皆游曰泉門下甘泉稱爲三皓有歌云養真慎齋與藤川三皓同時及我門而袁教授郵者年七十餘與慎齋同注曰泉心性圖書一堂之上師弟子皆龐眉鶴髮太古衣冠好事者因與簡翁合繪爲圖稱曰師第六皓其後曰泉年九十五復開龍潭書院時東莞有鍾景星叔輝者年七十有二增城有張春岡潮者年七十有三侍之開講每展書發揮所得聲響不減少年皆異人也

九老雅集

何端恪公維栢家居時有餽佳味者卽白其父延里中九老讌集九老者達齋唐明府年九十二沃泉鄧憲副八十六荔灣周太守八十三獅山周明府八十二端恪之父通議公七十七豫齋曾僉憲與虛谷江明府皆七十二北崖辛通府與惠齋張

貳府皆七十一端恪詩五仙舊在三城裏九老今
同一里間春日蔬盤真率會風流長得似香山時
嘉靖甲寅歲也

稱壽

世之稱壽者率以十爲數嶺南及江西寧都則以
十之一爲數魏禧謂前十之年必加一而後成後
十之年必從一而生此大易貞元之義于禮爲安

合食

博羅周謙山常做花樹韋家禮同祖兄弟合食于
四孟朔同父兄弟合食于每月朔望費咸已出罄
俸餘置穀百餘石與兄弟均之周族之不能給者

養士

日泉翁官至上卿服食約素推所有餘以給家人
弟子小宗大宗有義田有合食田相從士二千九
百有餘於沙貝鄉則有日泉獨岡蓮洞館穀於增
城龍門則有明誠龍潭館穀於會城則有天關小
禺白雲上塘蒲澗館穀於西樵則有大科雲谷天
階館穀羅浮則有朱明青霞天華館穀曲江則有
帽峰英德則有清溪靈泉館穀南都則有新泉同
人惠化館穀溧陽則有張公洞口日泉館穀揚州
則有城外行邁日泉山館穀池州則有九華山中
華館穀在徽州則有福山斗山館穀武夷則有六

廣東新語 卷九
曲仙掌一曲王湛會講館穀南岳則有紫雲館穀
平生以興學養賢爲任所至之地咸有精舍贍田
以便來學故所造就士皆有得於先生之學以淑
其身以惠諸人孟氏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爲樂
如先生者可謂得其所樂也已吾人爲孔孟之徒
貴而有仗當以先生爲法

請遷寺

翟一東先生宗魯初爲諸生以博羅延慶寺逼近
泮宮上書督學魏公按曰鳳鳴不於樹而棲蘭棘
不同林而植今泮宮實壓招提庠聲囂於梵音青
衿雜於左袵非所以息邪反經崇儒貞教也徙寺

他所以其地廣學宮便魏公從之謂此議可行於
天下

過泮樂

東莞李竹隱先生當宋末使其壻熊飛起兵勤王
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
稱曰夫子比死以鼓吹一部送喪返里至今莞人
送喪皆用日本鼓吹號過泮樂樂人皆倭衣倭帽
以象之

獄中拜節

陳文忠在刑部獄值履端及萬壽聖節園中故事
是早依官班向天北拜或有謂囚服不宐拜節有

謂朝中亦有青衣小帽拜於墀下者公謂君親壽考無日忘之眇爾罪人庸知改歲乎於是拜聖節不拜年節人以爲知禮

白血

保昌有立必明者宋咸淳中進士也德祐丙子與東莞熊將軍飛力拒元兵於梅關戰敗被執死之白血飛流無涓滴紅者其後文丞相遇害頸中湧白膏直噴數尺忠臣之死每有奇異若此

麥公雨

麥公貞菴名秀岐番禺人萬曆間以舉人知萬年縣縣民棄女者載道公於家鄉取乳母十餘人拾

而養之解中兒稍長乃還其父母天大早上官使公祈雨公不肯祈問之則曰萬年百姓不仁生女輒棄天故以大旱罰之民自今若不棄女皆上要約於縣縣乃爲之祈雨上官諾之公於是出教與民約民皆樂從願勿復棄女公乃徒跣出郊伏禱大雨如注民以爲麥公雨云

孝子粟

揭陽有周孝者幼時問其母曰我當何名其母曰吾欲名汝以孝孝喜曰甚善吾能孝卽無讀書亦可矣家貧躬畊以養每晨具衣冠拜母乃出暮歸復然歲大旱鄉人念惟孝可以動天請於縣令禮

致之孝至禱焉天大雨民以有年因稱爲孝子粟
覺浪杖人云自古忠臣孝子莫不以愚魯而成當
王祥臥冰時彼惟知有母不知有身與夫天地造
化也而天地造化卒爲之逆施以答其誠所謂其
愚不可及吾於周孝亦云

沉原壤

陳巖野先生少應童子試學使者命題幼而不遜
弟長而無述焉先生與彭忠愍曜然錄進庠旣十
餘年同案生八九十人無有舉賢書者先生謂忠
愍曰是豈原壤爲崇耶乃以芻爲原壤像爲文祭
之沉于江是年忠愍得舉越三年先生授兵部主

事以拜官日舉于鄉冠帶就鹿鳴宴人以為榮已
而與忠愍同死國事以忠節著其未經禳除者卒
無一人通顯噫亦信有兆歟

廣州時序

立春日有司逆勾芒土牛勾芒名拘春童著帽則
春暖否則春寒土牛色紅則旱黑則水競以紅豆
五色米灑之以消一歲之疾疹以土牛泥泥竈以
肥六畜元日拜年燒爆竹啖煎堆白餅沙壅飲栢
酒元夕張燈燒起火十家則放煙火五家則放花
筒嬉遊者率袖象牙香筒打十八間爲樂城內外
舞獅象龍鸞之屬者百隊飾童男女爲故事者百

隊爲陸龍船長者十餘丈以輪旋轉人皆錦袍倭帽揚旗弄鼓對舞寶燈於其上晝則踢毬五仙觀毬有大小其踢大毬者市井人踢小毬者豪貴子歌伯鬪歌皆著鴨舌巾駝絨服行立橈上東唱西和西嘲東解語必雙關詞兼雅俗大約取晉人讀曲十之三東粵摸魚歌十之四其三分則唐人竹枝調也觀者不遠百里持瑰異物爲慶頭其燈師又爲謎語懸賞中衢曰燈信二月始東作社日祈年師巫徧至人家除穰望日以農器耕牛相市曰犁耙會清明有事先塋曰拜清先期一日曰割清新塋必以清明日祭曰應清三月二十三日爲天

妃會建醮扮撓飾童男女如元夕寶馬綵棚亦百隊佛山則以上已爲真武會放大爆竹四月八日浴佛采麵葶柳擣百花葉爲餅是日江上陳龍舟曰出水龍潮田始作五月自朔至五日以粽心草繫黍卷以柎葉以象陰陽包裹浴女蘭湯飲菖蒲雄黃醴以辟不祥士女乘舫觀競渡海珠買花果于蛋家女艇中夏至磔犬禦蠱毒農再播種曰晚禾小暑小獲大暑則大獲隨獲隨蒔皆及百日而收七月初七夕爲七娘會乞巧沐浴天孫聖水以素馨茉莉結高尾艇翠羽爲蓬遊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十四祭先祠厲爲盂蘭會相餉龍眼檳榔

廣東新語 卷九
日結圓潮州則曰結星二十五爲安期上昇日往
蒲澗采蒲濯絳絳水八月蓼花水至有月則是歲
多珠爲大餅象月浮桂酒剝芋芋有十四種以黃
者爲貴九日載花糕萸酒登五層樓雙塔放響弓
鷄霜降展先墓諸坊設齋醮禳禁十月下元會天
乃寒人始釋其荃葛農再登稼餅菜以餉牛爲寮
榨蔗作糖霜冬至曰亞歲食鱠爲家宴團冬墓祭
曰掛冬小除祀竈以花豆灑屋次日爲酒以分歲
曰團年歲除祭曰送年以灰畫弓矢于道射崇以
蘇木染雞子食之以火照路曰賣冷

放鷄

南海之佛山歲九月十日爲放鷄會先期主者懸
式于鷄場鷄皆以白楚紙爲之凡兩翼一竿一弓
翼廣一尺以平爲上竿長三尺弓二尺弦以竹根
片或銅片以薄爲上主者察之嵌以印放日主者
立一竿於地長二丈人十人爲耦離竿二丈約之
曰毋過竿毋不及竿出大竿復出小竿如是者賞
約已依次而度鷄出於竿末則以線之直上者爲
上線已直上則竿中更吐一竿高至三丈又以線
之直出於三丈之末者爲上線旣直出於三丈之
末又以鷄之聲清和中節而其態廻翔合度者爲
上

拾燈

海豐之俗元夕於江干放水燈競拾之得白者喜爲男兆得紅者謂爲女兆或有詩云元夕浮燈海水南紅燈女子白燈男子白燈多甚紅燈少拾取繁星滿竹籃廣州燈夕士女多向東行祈子以百寶燈供神夜則祈燈取采頭凡三籌皆勝者爲神許許則持燈而返踰歲酬燈生子者盛爲酒饌慶社廟謂之燈頭羣稱其祖父曰燈公八月十五之夕兒童燃番塔燈持袖火踏歌於道曰灑樂仔灑樂兒無咋糜塔累碎瓦爲之象花塔者其燈多象光塔者其燈少袖火者以紅袖皮雕鏤人物花草中

置一琉璃盞朱光四射與素馨茉莉燈交映盞素馨茉莉燈以香勝袖燈以色勝

打仔

下番禺諸鄉歲正月初旬兒童先集山野間以拳棒相角謂之打仔已而壯者蜂擁至助之以勝負卜其鄉一歲之興衰陽江縣西有廝打岡歲五月五日鄉人無老少咸集奮鬪謂勝則一方吉利此亦吳俗鬪力之戲各料強弱相敵事類講武然非禮讓之風也安禁

吹角賣物

順德之容奇桂洲黃連村吹角賣魚子詩吹角賣

魚人拾燈求子客其北水古粉龍渚馬齊村則吹
角賣肉相傳黃巢屯兵其地軍中爲市以角聲號
召此其遺風云

賭蔗鬪相

廣州兒童有賭蔗鬪相之戲蔗以刀自尾至首破
之不偏一黍又一破直至蔗首者爲勝相以核多
爲勝有詠者云賭蔗鬪相獨擅場

采青

瓊州風俗之敝尤在上元自初十至十五五日內
竊蔬者行淫奔者不問名曰采青此妄嚴禁

永安崇巫

永安俗尚師巫人有病輒以八字問巫巫始至破
一雞卵視其中黃白若何以知其病之輕重輕則
以酒饌饗之重則畫神像于堂巫作姣好女子吹
牛角鳴鑼而舞以花竿荷一雞而歌其舞曰贖魂
之舞曰破胎之舞歌曰雞歌曰煖花歌煖花者凡
男嬰兒有病巫則以五綵團結羣花環之使親串
各指一花以祝祝已而歌是曰煖花巫自刳其臂
血以塗符是曰顯陽七月七夕則童子過關十四
夕則迎先祖男子或結塲度水受白牒黃誥婦人
或請仙姐施舍釵鈿仙姐與女巫不同女巫以男
子爲之仙姐以瞽人之婦爲之山深谷邃淫昏之

鬼或憑藉以爲禍福未可知縣令嘗厲禁之然其根株深固未能剪除二三也

祝竈

永安歲除夕婦人置鹽米竈上以碗覆之視鹽米之聚散以卜豐歉名曰祝竈男子則置水釜旁粘東西南北字中浮小木視木端所向以適其方又審何聲氣以卜休咎名曰竈卦

吹田了

東莞麻涌諸鄉以七月十四日爲田了節兒童爭吹蘆管以慶謂之吹田了以是時早稻始穫也予詩蘆管吹田了中含祝歲辭初秋幾望日早稼始

收時

貪吏

吾廣謬以富饒特聞仕宦者以爲貨府無論官之大小一捧粵符靡不懽欣過望長安戚友舉手相慶以爲十郡羶境可以屬饜脂膏於是爭以母錢貸之以五當十而厚責其贏利其人至官未及視事卽以攫金爲事稍良者或恣睢掠拾其巧黠者則廣布爪牙四張囊橐與胥吏表裏爲奸官得三而胥吏得七蚩蚩小氓以邊徼荒遠見欺淫刑枉法其亦何求而不得乎嘗見一二婪吏矣凡構訟者兩造皆勒其長夫父告其子則勒其父長夫兄

告其弟則勒其兄長夫而子弟亦不得免皆勒長夫家有美花珍果墓有喬木亦必勒其長夫一長夫折金十四餘兩胥役携之入署此婪吏者匿笑而受之曰吾不若是錙銖之取也吾則無以應上官之誅求也嗟夫吾粵之爲官者歸誅求之狀亦大抵以上中下三等相吞而已矣上官耽耽乎中中復耽耽乎下下則無所耽耽也亦惟於匹夫匹婦之微窮其巧力而已矣所繇者官者戾蟲民者甘餌京師者餓虎之山權貴者擇肉之主其不足以爲水者東粵之膏脂不足以爲薪者東粵之筋骨其以珠貝爲泥沙者取之匹夫而不足以金錢

爲糞土者取之匹婦而已有餘也嗟夫吾粵金山珠海天子南庫自漢唐以來無人而不豔之計天下所有之食貨東粵幾盡有之東粵之所有食貨天下未必盡有之也故今之官於東粵者無分大小率務朘民以自封旣得重貲則使其親串與民爲市而百十奸民從而羽翼之爲之龍斷而罔利於是民之賈十三而官之賈十七官之賈本多而廢居易以其奇筴絕流而漁其利嘗獲數倍民之賈雖極其勤苦而不能與爭於是民之賈日窮而官之賈日富官之賈日富而官之賈日多徧於山海之間或坐或行近而廣之十郡遠而東西二洋

廣東新語
卷九
無不有也民賈於官官復賈於民官與賈固無別也賈與官亦復無別無官不賈且又無賈而不官民畏官亦復畏賈畏官者以其官而賈也畏賈者以其賈而官於是而民之死於官之賈者十之三死於賈之官者十之七矣嗟夫在昔國之富藏之於民今也藏之於官復藏於官而賈者藏於賈而官者民日窮而盜賊日熾其禍不知所底非有聖君賢相端本澄源以節儉爲之倡率禁難得之貨明貪墨之刑則東粵一隅何以有匹夫匹婦之性命也哉噫

廣東新語卷九終

廣東新語卷十

分目

學語

白沙之學

日泉之學

弼唐之學

事師

白沙弟子

羅公爲師

翟先生善教

拜五經

齋居拜先師

白沙從祀

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

曰泉之學

曰泉初遊江門夢一老人曰爾在山中坐百日即
有意思以問白沙白沙不以爲然是則白沙亦未
嘗欲人靜坐也然明道見人靜坐輒嘆爲善學紫
陽亦曰半日讀書半日靜坐曰泉則謂古之論學
未有以靜坐爲言者程氏言之非定論蓋孔門之
教皆欲從事上求仁動時著力何者靜不可以致
力纔致力卽已非靜矣故論語曰執事敬易曰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戒愼恐懼愼獨皆動以致
其力之方也故善學者必令動靜一於敬又云涵

廣東新語 卷十 學語 二
養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輪又如人行路足目
一時俱到明道云學在知所有養所有明道得孔
孟之傳者也其語學也上下體用一貫中正而無
弊朱陸各得其一體故也朱語下而陸語上宗旨
各有所重

白沙本於濂溪陽明本於明道其學未始不同而
當時二家弟子各執師說不相下有建寧太守者
爲曰泉陽明創大同書院于武夷以見二家大同
之意曰泉聞之甚喜謂已與陽明戮力振興絕學
一以濂雒爲宗致良知以體道猶磨鏡以照物不
是一空知便已故曰格物物卽爲物不二之物至

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

曰泉之學

曰泉初遊江門夢一老人曰爾在山中坐百日卽
有意思以問白沙白沙不以爲然是則白沙亦未
嘗欲人靜坐也然明道見人靜坐輒嘆爲善學紫
陽亦曰半日讀書半日靜坐曰泉則謂古之論學
未有以靜坐爲言者程氏言之非定論蓋孔門之
教皆欲從事上求仁動時著力何者靜不可以致
力纔致力卽已非靜矣故論語曰執事敬易曰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戒愼恐懼愼獨皆動以致
其力之方也故善學者必令動靜一於敬又云涵

廣東新語 卷一 學語 二
養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輪又如人行路足目
一時俱到明道云學在知所有養所有明道得孔
孟之傳者也其語學也上下體用一貫中正而無
弊朱陸各得其一體故也朱語下而陸語上宗旨
各有所重

白沙本於濂溪陽明本於明道其學未始不同而
當時二家弟子各執師說不相下有建寧太守者
爲曰泉陽明創大同書院于武夷以見二家大同
之意曰泉聞之甚喜謂已與陽明戮力振興絕學
一以濂雒爲宗致良知以體道猶磨鏡以照物不
是一空知便已故曰格物物卽爲物不二之物至

善是也知止定靜安慮能得則格之矣吾之言格
物與陽明之言致知無二旨也顧端文云陽明之
知卽曰泉之物曰泉之格物卽陽明之致知大均
謂知在於物物外無知物在於知知外無物知不
可致必格吾物以致之物不可格必致吾知以格
之格致一也湛王之說善會之無有不同格知中
之物致物中之知而大學之道盡之矣

曰泉先生嘗開禮舍僧寺來學者令習禮三日而
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使淡思以求自
得陽明云曰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
其知者且疑其爲禪曰泉者殆聖人之徒也青蘿

云陽明之學過於高惟曰泉所論純粹平正上下皆可企及至于宋儒之中專信明道尤爲獨得之見先是曰泉在京師與陽明講求正學天下靡然從之號陽明之派曰浙宗曰泉之派曰廣宗而陽明早世曰泉獨以高壽作人學者慕風而至得以及門爲慶幸噫嘻可謂盛矣

曰泉翁年七十有五始得致仕作歌云歸來乎而嗟余其歸矣東西南北之人兮安所不之矣水宿山棲兮忍其饑矣因取道江浙泛錢唐遊總于武夷久之常爲九曲權歌令諸生歌以相樂有一篙一篙至無終篙篙相接終有通之句歸至羅浮日

夕端坐石上未嘗至家年八十復遊南嶽築室紫雲峰麓集衡陽人士而誨之數月乃返年九十二時又遊南嶽道過吉州鄒文莊率同志數百人趨迎戒曰先生高年猶殷殷訪友此可徵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無多問以煩長者也時文莊年亦六十臨別淚落沾襟翁顧慰之曰謙之何悲也豈以予年老不復再會耶後十年當再過子其後四年翁九十有六又欲往遊武夷未行而病臨終爲門人諄諄說易昔人云人不學便老而衰若翁者其真自強不息之力也哉

彌唐之學

履更新言 卷一 學言 四
明興白沙氏起其學以自然爲宗無欲爲至蓋天
之學也天無欲而四時行日月無欲而萬物以之
變化聖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以其無欲焉耳白
沙得其微當時來學者至傾天下曰泉擴其緒而
大之及門四千餘人然以爲求友于南得龐弼唐
一人而已初弼唐講學羅浮官南都時又講學於
新泉書院年五十有三致政乃請爲曰泉弟子曰
泉命主天關講席都授廣州嘗言呂涇野在北龐
弼唐在南二子者中分吾道而治可謂不孤自曰
泉沒弼唐與陳唐山林艾陵劉素予黃萊軒岑蒲
谷鄺五嶺何古林霍勉衷爲天山講易之會四仲

月則大集天關弼唐謂陽明之所謂知卽朱子之
所謂物朱子之所以格物卽陽明之所以致知與
曰泉體認天理之說不相悖良知莫非天理天理
莫非良知原無二旨當是時曰泉陽明二家弟子
各執其師之說互有異同自弼唐爲之會通而浙
廣二宗皆於弼唐悅而誠服於時鄉士大夫翕然
和之若何古林則講學訶林薛中離則於金山黃
泰泉於白雲鍾叔輝於寶潭楊肖齋葉允中於歸
善葉綱齋於羅浮王青蘿於粵秀而其在廣州者
遇朔望必偕至天關就正於弼唐綱齋云先生聖
儒不言而躬行其質行諸儒不能逮也而教人則

尤精微純粹要而不煩可謂篤論者也弼唐名嵩
字振卿南海人

事師

白沙之於吳聘君也爲之執役數月而不敢請益
一言其後賀黃門欽於白沙亦然既別爲白沙像
事之出告反面周布政使於白沙迎至藩堂使之
南面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而丁知縣積者初至
新會未視篆卽上謁白沙事以師禮凡有所聞行
之惟恐不及姜進士麟者始見白沙則曰吾閱人
多矣如陳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
者殆非人也人問之輒曰活孟子活孟子云嘉魚

李世卿三至白沙其始也居七越月繼也一歲又
繼則居二歲矣當是時師弟子相與登高望遠追
逐雲月賦詩飲酒以爲歡至於何物而爲道何物
而爲學其師不言曰吾以待世卿之自得也弟子
亦不問曰吾亦待吾自得之也而白沙亦嘗言曰
吾與世卿朝夕無所不言所未言者此心通塞往
來之機生生化之妙非見聞之所及者將以待
世卿淡思而自得之非敢有愛於言也此白沙淡
於愛世卿者也湛文簡初至白沙齋戒三日而後
敢求教舉於鄉卽焚路引從白沙十有三年既得
其旨乃出而求仕然猶一舉足不敢忘師所至輒

爲書院以奉之又以白沙愛慕羅浮向未能至乃於黃龍洞爲祠以濂溪豫章延平與白沙爇祀又於衡山爲嶽麓精舍專祀白沙其後文簡沒門人因以配享論者謂文簡此舉以高明廣大之地處其師而卽以之自處蓋真善於爲學者也而龐弼唐者於日泉沒場居天蠶者三年守天關講席廿餘年朝夕瞻拜不倦他若鍾景星郭肇乾陳謨三公則皆棄舍舉業從文簡燕京服勤數載而後歸洗進士桂奇者初分司冬官卽上疏求南以從文簡於南雍而方文襄以吏部郎中佐陽明上因論學遂事以爲師黃夢星者承其父命數千里往浙

從陽明居數月輒一告歸省父去二三月復來如是者屢屢陽明甚嘉歎之楊復所之於近溪無須與離亦圖小像事之歲時與同志祭奠薛中離舉進士後乞歸侍陽明於虔陽明之沒爲仗興隆寺率同志數十人朝夕哭焉以行人求使山東暇卽王氏家經理其事遂自越反魯謁孔孟廟集多士大會於嶧山講學還京卽疏請陸象山陳白沙入祀廟庭制從象山罷歸又白當道大祠宗山以祀陽明之數公者皆可謂善事其師如七十子之心悅而誠服者也今天下異端盛行釋老多而儒者少士大夫卽欲爲儒而無賢師可事南北分家意

見各別又安得有白沙曰泉陽明三先生者倡明
洙泗之學以開聾瞶予亦得周旋執御於其間也
哉

白沙弟子

新會志有白沙弟子傳弟子一百餘六人以伍雲
爲首雲字光宇新會人與李子長灶知名然白沙
之門見道清徹尤以林先生光爲最光字緝熙東
莞人所上白沙書得力過於曰泉可直接白沙學
脈弟子傳當首緝熙白沙嘗語人云從吾遊而能
見此道踐履者惟緝熙耳曰泉亦云白沙夫子崛
起南方泝濂雒以達于洙泗當是時得其門而入

者南川一人南川者緝熙也

羅公爲師

東莞羅公亨信以給事中丁艱歸設塾授徒凡宗
人朋舊子弟皆就學不受束脩凡三年乃起復還
朝孟子謂人之患好爲人師如羅公者吾患其不
好爲人師耳

翟先生善教

博羅翟先生宗魯字一東砥礪節行居處必恭行
必古禮之循來學日衆於堂下置茅蔭三一收放
心在兩階間來者居之旬日放心收矣乃升堂一
有過在西階下一改過在東階下知改移之東能

改復升堂學者遵教惟謹

拜五經

南海人陳元自恨不學晨夕陳五經拜之久之忽能識字歸善楊先生傳芳居嘗讀易謂恐歿去不見姬文周孔每雞鳴而起焚香向周易再拜日玩一卦久之洞見象數之奧新會人陳烈讀書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求放心章始知其故靜坐百日遂能一覽無遺然曰泉云此事若非知本恐亦未有所得仍須以不求記爲善學

齋居拜先師

南海陳先生激衷號堯山齋居設先師孔子伏朝

夕禮焉恒計勤惰以自罰或大或跪託先師讓之曰激衷爾有過盍改諸淡自刻苦家人罕見其面不設枕席者二年倦則憑几少息復起明燈正衣冠而讀嘗苦強記因讀程伯子聰明睿智皆從此出喜曰得之矣自是動靜起居一主于敬嘗言學者大志貴剛觀之乾爲金金百鍊斯純純斯剛吾人之學法天非剛不可又言以吾心善念之微敵百欲之攻正如杯水勝車薪之火苟非終日乾乾顧諟警惕惡能大而不變故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惟尊則不屈於欲然後無以尚學以充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此也又言聖

廣東新語 卷十一 學語
人之教小即大淺即深故曰下學而上達夫子食
不語寢不言此正是參贊天地所在文王與太姒
相對時即對越上帝天匹男女何私欲之與有理
在是心在是德在是道在是生之謂易也

白沙從祀

薛文清從祀議當隆慶時朝臣以陳獻章王守仁
然請攻者紛如上罷守仁其後又罷獻章萬曆十
二年復以二子請攻如前上不聽乃與胡居仁然
祀四子學行不同薛胡宗朱子陳王宗大程子而
陳微兼濂溪王兼象山上兼收之大哉聖學乎
廣東新語卷十終

廣東新語卷十一

分目

文語

廣東文集

尉佗書

粵人著述源流

郭從事碑

趙進士文

劉御史集

鍾左丞文

易史

日本遺書

二禮

補樂經

樂典

古小學

大學衍義補

三字經

朱子學的

晦翁學驗

壺教

疑耀

同文編

外志

極衍

二鐵塔銘

秋痕

赤雅

張孟奇所著

識

土言

講學

皇明通紀之謬

廣東新語卷十一

文語

廣東文集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謨

予嘗撰廣東文集其序云廣東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極極故其發之也遲始然於漢熾於唐於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稱廣東蓋其地當日月之所交會故陶唐曰南交言乎日月之相交也日在南則月在北月在南則日在北上下相望以為交生其地者其人類足

智而多文固日月之精華所吐噏而成者漢曰日南舉日而月在其中矣天之陽在南故曰日南又其時爲夏辰爲午伏爲丙午於卦爲火在天上之象火麗爲日日在天上而天大有其文明君子當之而以文章爲富有之業以大車載而享于天子此文獻金鑑之錄文莊衍義之補文簡格物之通文襄皇極之疇之所以與皋謨伊訓相彪炳也自洪武迄今爲年三百文之盛極矣極而無以會之使與漢唐以來諸書其遠而爲王範黃恭之所紀述近而爲秦泉夢菊之所編摩者悉淪於艸莽文獻無稽斯非後歿者之所大懼乎嗟夫廣東雖一

國乎求文於人人或不足於文求人於文文則有餘於人矣博取而約之撰爲一書名之曰廣東文集使天下人得見嶺海之盛於其文文存而其人因以存以與廣東通志相表裏豈非一國人文之大觀乎哉嗟夫一國之人文天下之人文也知天下於一國知一國於一人此一人者其出則必如文獻處則必如文恭者也典型既往後學無師吾安得不爲斯文之緒有深慮乎又云先是時吾粵有嶺南文獻一書吾嘗病其文不足獻亦因之蓋因文而求其獻耳非因獻而求其文也斯乃文選之體乎以言乎文獻則非矣且嶺南之稱亦未當

考唐分天下爲十道其曰嶺南道者合廣東西漳
浦及安南國境而言也宋則分廣東曰廣南東路
廣西曰廣南西路矣今而徒曰嶺南則未知其爲
東乎爲西乎且昭代亦分廣東爲嶺南東西三道
矣專言嶺而不及海焉廉雷二州則爲海北道瓊
州爲海南道矣專言海而不及嶺焉今而徒曰嶺
南則一分巡使者所轄已耳且廣東之地天下嘗
以嶺海兼稱之今言嶺則遺海矣言海則遺嶺矣
或舍嶺與海而不言將稱陶唐之南交乎周之揚
粵乎漢之南越乎吳晉之交廣乎是皆非今日四
封之所至與本朝命名之實其亦何以爲徵凡爲

書必明乎書法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
南東路生乎昭代則必書曰廣東此著述之禮也
以尊祖宗之制以正一代之名而合乎國史其道
端在乎是且廣東之文始尉佗然佗真定人或中
國人相輔者爲之未必南武人之所作卽高固爲
相嘗以鐸氏微進楚王亦未聞有文可稱吾嘗謂
廣東以文事知名自高固始謂其能以春秋事君
也武事知名則始梅鋗鋗亦無文然則文其以漢
之陳元爲始乎其請大左氏一疏大有功聖經次
則楊孚有請均行三年通喪一疏卽其南裔異物
志辭旨古奧散見他書搜輯之亦可以爲廣東文

之權輿今徒以曲江冠簡端抑疎矣嗟夫廣東自漢至明千有餘年名卿鉅公之輩出醇儒逸士之蟬連操觚染翰多有存書其或入告之嘉謨或談道之粹論或高文典冊紀載功勳或短章數行昭彰懿行其義皆繫于人倫其事多裨乎國史作者淡衷鬼神可質豈可掛一漏十令其泯沒無傳將一邦人物之盛著作之宏多反不如璫珠翠羽犀象珊瑚水沉伽楠諸珍怪猶能盡見於世是豈有志好古敏求者之所忍乎大均嘗臆度之大約大家數十名家數百近而穗城遠而瓊甸及此兵火之餘蒐羅殘缺出於壁中求之枕上猶可一以得

孝子慈孫之心一以開後生晚學之聞見苟以卷帙浩繁爲憚務存簡畧使先哲精神所注耳目所存雖有至文不能溢乎數篇之外如此卽欲天下人盡徵其文已不可得况於獻乎然欲多載乎文以資觀者之厭飫而其文分體而不分人人存其名而不存其事實又以文選之實而冒夫文獻之名名文獻實則文選斯則大均之所不敢出也若專以識夫獻焉將如吾學編列卿記名臣言行錄獻徵獻實二錄人物考之類以獻爲主文爲客斯則史記之流又大均之孤陋寡聞所未能也無已則以張天如所撰漢魏百名家爲例可乎其例也

廣東新語 卷一 一
人各一集集分諸體體不必兼卽一體亦成一集
不成一集則以其可附者附之稍加裁擇咸使雅
馴一篇一字亦必以內聖外王爲歸痛絕釋老之
言陰寓春秋之法書成總計三百餘卷集皆有原
序新序或書後集末則以本傳行狀墓誌附焉俾
其人生平本末盡見易以考求統名曰廣東文集
分名則曰某人集有諡稱諡不稱官以朝廷之易
名爲尊也無諡乃稱官官以其代之官以一王之
制不可亂也官又以所贈之官榮君卹也無官則
稱處士重高節也非處士則或稱生員貢監生以
其嘗欲求仕也或稱舉人進士以其將出而仕者

也某某子與別號不稱以非其祖父之所命也其
集外諸家著書非文體者約有百餘種若丘文莊
之大學衍義補湛文簡之格物通周易測二禮經
傳測非老非楊黃宗大之皇極經世傳黃文裕之
樂典王光祿之正學觀水記諸書雖爲體博大爲
理精微可以羽翼聖經賢傳槩不編入將別彙爲
廣東叢書一部俾與廣東文集並懸日月垂之無
窮焉斯二書也叢書無所去取貴大全也文集中
十汰二三然亦寧寬毋嚴蓋以一省之書非海涵
嶽負無物不具不足以稱厥地靈昭山海之精華
成人文之淵藪卽或瑕瑜不掩彌見大家譬之羅

廣東新語 卷十一 文部 五
浮瑤石中有麤礫焉不足以損其瑰麗也暘谷扶
桑上有槁枝焉不足以累其輪困也嗟夫廣東者
吾之鄉也一桑梓且猶恭敬况於文章之美乎文
者道之顯者也恭敬其文所以恭敬其道道在於
吾鄉之人吾得繇其文而見之以爲尚友之資以
爲畜德之本豈非吾之所以爲學者乎其不能一
一鏤版以傳則以貧也有所待於有力者也然予
將終身以之若愚公之徙太行精衛之填東海不
以其力之不足而中輟也知者鑒諸

尉佗書

南越文章以尉佗爲始所上漢文帝書辭甚醇雅

其中國人代爲之耶抑出於南越人之手也文帝
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
得不大也佗亦曰老夫故粵吏也妄竊帝號聊以
自娛也蓋文帝有舜禹有天下不與之心佗亦有
文王事殷之德君臣之間以至誠感應如響與聲
信一時之盛事也論者以文帝賜佗書純作家人
父子語不用欺亦不示恩所謂以德服人然亦佗
明哲炳於幾先故能變逆爲順以相安於無事耳
噫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哉予誤廣東文選以佗
始佗孫胡次之重其文亦重其智也

粵人著述源流

漢議郎陳元以春秋易名家其後有士燮者生封川與元同里撰有春秋左氏注陳國袁徽嘗稱其簡練精微有師說燮後有番禺董正年十五通毛詩三傳春秋知名公府有南海王範蒐羅典故爲交廣春秋史稱其事瞻詞密謂交廣之有紀載自範始有黃恭亦南海人以王氏交廣春秋多所遺漏乃爲王氏交廣春秋補遺其論尹牙丁茂朱厓令女皆以左氏春秋爲斷後復廣爲十三州記世以其書與楊孚南裔異物志臨海水土記並傳其族子整博洽工文詞有集十卷此吾廣著述之源流也而元父欽得黎陽賈護之傳直接虞卿荀况

張蒼賈誼貫公貫長卿張禹尹更始尹咸翟方進胡常之一脈源遠流長嘗撰爲陳氏春秋以自別而通志謂陳元有左氏訓詁及集若干卷不言陳欽豈元之所著多其父未竟之業耶嗟夫春秋者聖人心志之所存其微言奧指通之者自丘明公穀而外鮮有其人粵處炎荒去古帝王都會最遠固聲教所不能先及者也乃其士君子向學之初卽知誦法孔子服習春秋始則高固發其源繼則元父子疏其委其家法教授流風餘澤之所遺猶能使鄉閭後進若王範黃恭諸人篤好著書屬辭比事多以春秋爲名此其繼往開來之功誠吾粵

廣東新語 卷一 文語
人文之大宗所宜俎豆之勿衰者也元所撰自請
大左氏學宮與請勿督察三公二疏而外有承詔
與范升辯難書十餘道其子堅卿亦有文章名能
傳祖父之業噫嘻陳氏蓋三世爲儒林之英也哉

郭從事碑

東漢郭從事蒼字伯起曲江人以博學能文舉茂
才爲荊州從事靈帝熹平三年桂陽太守周某開
導昌樂瀧治嶮爲夷以便舟楫郡民頌之從事爲
謨神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勲記銘曲紅長區社
勒石瀧上至今知周府君之功以此碑也府君廟
在樂昌縣西北一百八十里武溪之上武溪者伏

波將軍馬援南征時其門人袁寄生善吹笛援作
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溪者是也武溪之源出湖廣
臨武唐時名昌樂瀧瀧有六今名六瀧其曰韓瀧
者以昌黎韓愈常至其上作瀧吏詩故名府君祠
在韓瀧上祠旁祀愈及任囂以瀧口有城囂所治
也碑舊在府君廟中碑末有云太和九年五月重
修歐陽文忠集古目錄跋云此君簡漢書無之今
碑石缺亾其名惜乎遂不見於世也然碑文原云
府君字君光不言其名而宋蔣之奇則謂府君名
煜其續武溪溪詞有云飛湍瀑流瀉雲岑碎激百
兩雷車音吾聞神漢之初始開斲使君姓周其名

廣東新語 卷十一 文語 七
煜嗟乎府君之功以從事之文而傳而其名偏不可考或云憬或云昕憬或作暎則皆以訛傳訛而已從事碑文甚奇古六瀧山水之勝形容殆盡其才亦揚雄之亞云

趙進士文

趙進士德海陽人唐元和間韓愈刺潮州牒請攝尉海陽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督生徒於時潮之學者翕然奮興以進士明經貢於王庭者歲有其人蘇軾云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人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是也愈嘗以平生所爲文授德德饑餐渴飲

其中沛然滿足因爲文錄序一篇愈見而稱善比愈改官袁州欲與俱行謝不往愈益高其風操作詩相別有云我遷於揭陽有子可與娛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簸弄明珠及我遷宐春意欲携以俱擺頭笑且言我豈不足歟人心未嘗同不可一理區宐各從所務未用相賢愚自愈入粵所與交遊賢士德與區冊區弘三人而外邈無聞焉而弘尤與周旋久愈遷法曹時送至荆門其後入爲博士弘隨愈至丹陽而別於是愈有送弘南歸詩張藉亦有詩送弘而德乃獨徜徉洲嶼以道自娛致愈有簸弄明珠之羨其相知也淡

矣論者謂弘卽冊也其從愈修業摛文粹然一出於正比於樂正侯葩皆可謂能自得師而德崛起海隅節槩文章卓有植大爲潮學者之所宗固非待昌黎而後興者今以配享韓山稱爲天水先生俎豆勿替噫嘻其亦豪傑之士也哉潮之文自德而始有文錄一序可與昌黎集並傳

劉御史集

自韓昌黎入粵粵之人士與之遊而因以知名於世者在海陽則有趙德在南海則有區冊區弘於時昌黎於德有牒又有詩以別之於冊有序於弘亦有詩送之至今粵人以爲榮若曲江劉君軻者

其在佳廬夢書生遺二雞子事甚奇昌黎過韶時嘗欲爲文以傳之不果君故能文當時與韓柳齊名學士大夫之稱韓柳者未嘗不言及君上京時白樂天以書薦之於庾補闕杜拾遺元員外牛侍御蕭正字楊主簿兄弟稱君爲人慕孟軻爲文慕揚雄司馬遷所著若翼孟若秦龍子若雜文於聖人之旨作者之風皆往往而得於是君名動一時人謂曲江公之後嶺南復有君接武其人云君生平問學多得力於朋友爲僧時師月華寺惠朗禪師卽大小朗也居羅浮師壽春楊生講授春秋在東林則與隱者茅君遊又與扶風馬植交善植嘗

稱其文爲韓愈之流疏薦於朝君繇此官至御史者也先是時君事黃老求輕舉繼又叅學浮圖習南山疏鈔百汰論諸書得其指歸已而盡吐棄之專心儒術直求三代聖王之道於春秋得春秋之精微於三傳蓋其睿智過人非昌黎所謂魁奇而迷溺者可比也昌黎嘗以郴之爲州其忠信材德之民不可多見今曲江亦郴之接壤也君生其間於異端之中入而能出廖師雖或與遊而不以告而昌黎已深知之其亦可以無憾於衡嶽之精靈也已君之祖自淮入湘其父服賈郴桂因生君曲江君弱齡好學博洽羣書遂以玉聲如樂詩舉進

士曲江之舉進士蓋自君始嗟夫天地之氣自西北而東南閩之建州吾粵之曲江亦西北也漢之時吾粵文始於西爲陳欽陳元父子唐之時吾粵文始於北爲張文獻與君文獻與君其又爲粵北之終而南之始者也君所著書若三傳指要若漢書古史若黃中通理若隋鑑若三禪五革及翼孟叅龍子皆亾僅存者文十餘篇予錄之爲劉御史集

鍾左丞文

鍾左丞允章番禺人南漢主劉晟喜其才思敏捷誥勅碑記多命爲之遊碧落洞有雲華御室記遊

廣東新語 卷十一 文部
羅浮有蓬萊上界詩皆見褒賞拜工部郎中知制誥聲名藉甚其後劉鋹於羅浮黃龍洞建天華宮亦使爲記今不傳傳其雲華御室一記而已南漢五十餘年無文章惟左丞微見華藻其藏於劉龔墓所謂康陵碑者則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相盧應勅所撰殊不工然吾考鋹時曲江有劉賓王者撰南漢國史十二卷亦曰劉氏興亡錄此書必有文采可觀惜乎不傳想歐陽五代史亦頗採用其說也

易史

黎美周讀易每以史繫之以爻配事以事例爻自謂不煩太卜大筮詹尹拂龜吉凶瞭如其明炳燭張天如謂孔子憂時之作挹損褒諱莫如春秋深切著明莫如易後人以春秋言治亂不若以易言治亂之尤長故易史不可以不作易史美周末有成書予嘗欲踵爲之

日本遺書

日本之學始徐福歐陽公詩云徐福去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歸善葉春及常上疏請於纂修正史之日檄至倭國搜尋三代以前古書或猶有什一之存此議甚高

二禮

曰泉先生嘗謂禮二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子思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威儀其曲禮乎禮儀其儀禮乎乃於讀禮之後進少儀參曲禮爲上經而儀禮爲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爲儀禮正傳其王制等二十三篇雜記不可以分繫者爲二禮雜傳通傳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大戴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編旣成名曰二禮經傳測而吳文正之三禮與二戴之全篇章句補儀禮之缺者則皆在所不取焉

補樂經

曰泉謂禮之起在節文節文者禮之經也樂之起

在度數度數者樂之經也節文者升降揖讓之謂也度數者律呂聲音之謂也二禮之缺予旣已正之經傳矣樂經之缺自年四十而致意焉問取諸家律呂之說而損益更張以文之擬爲古樂經一篇而以樂記諸見於載藉者列于後以爲之傳經以定其度數傳以發其義理而樂其可知矣又謂樂經之散亾久矣樂記之言蓋孔門弟子及秦漢間諸儒所記以發揮古樂之義者也中多精妙之言然每每以禮樂對言之非專傳樂也故予以樂記爲樂傳不以爲經蓋古謂傳爲記如儀禮中多有記字亦其傳也

樂典

香山黃文裕公嘗謂樂本於太極函三爲一五聲協五行卽河圖也八音合八卦卽雜書也乃綜覈羣籍以周禮大司樂爲主證以樂記暨朱子蔡氏諸編登歌下管叅諸詩書無一不合羽水知崇徵火禮卑西漢以前知音者類能道之於是大樂均述樂義詳載名物度數而闡明其理合大司樂樂記詩樂共三十六卷名爲樂典多擴前哲之所未發者張文襄謂樂典一書簫韶可以復聞而公嘗示門人以所製琴瑟鐘磬管籥笙簧簫皆分宮商以倡和一日奏樂有兩雉自天而下和鳴飛去蓋文

明之瑞應云吾粵先輩多明於禮樂之原公樂典而外若湛曰泉有補樂經梁東溪有樂書各若干卷樂書今散佚矣樂典補樂經猶存聖君賢相欲興起古樂其必有取於是夫

古小學

曰泉謂古者小學大學皆有書小學乃童子事大學乃大人學書雜於戴記中程子旣表章之小學書今已殘闕散見於禮記諸篇尚未有人簡出復爲一書於是取禮記諸篇有小學事者分爲蒙養灑掃應對進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禮樂射御書數凡七篇有胎教之道有接子見子之禮有

廣東新語 卷十一
輔養太子之道法通乎天子元子衆子之事其文則古其事則小子之事不敢以大人之事參之恐其躐也不敢以今文參之恐其混也書成名曰古小學云是書未成予亦將繼公之志

大學衍義補

郭光祿夢菊謂我粵士人釋褐讀中秘書昔罕其儔爾雅浩滴若丘仲淡藻澤璀璨如黃才伯咸蔚爲時宗工然衍義補一書尤足徵經世宏抱則才伯遜席焉才伯謂文莊公績學修辭直宗子朱子而仰視聖祖睿制以爲則益然而春陽和炳然而象緯明繩然如山河兩戒相終始真治世之文也

惜入輔已晚平生德業之蘊惟大學衍義補一編而已蓋惜之也公進大學衍義補時憲廟甚喜謂有功於大學不小以一部勅公建樓藏之噫嘻亦榮矣哉

三字經

歸善楊肖齋傳芳有性理五經子史摘要著爲四字七字經行世今不存其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末區適子所撰適子順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或問之曰吾南人操南音安能與達魯花赤俯仰耶

朱子學的

廣東新語 卷十一 文語
丘文莊有朱子學的一書分九篇以擬論語其言曰王通自著書以已擬孔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

晦翁學驗

東莞林南川先生嘗取朱子大全讀之見其多有自悔之言因知朱子之學其所以悔者乃其所以進暮年體認蓋有人不及知而已獨覺者矣因取其警切要會錄之名曰晦翁學驗是書不存予亦欲補爲之

壺教

壺教者宋南海人梁觀國所撰凡十五卷授其女弟爲師使訓閭巷童女以守禮法真德秀胡寅常稱其書明歸善葉時又嘗著陽禮書以教子陰禮書以教女若婦諸女歸書醮辭于笄令習之祭祀夫婦灑掃滌器菹醢必親朔望先生率男孺人率女婦謁祠退登堂相拜乃據坐兒女上謁受教及兒女長兩人春秋高矣日揖讓如賓誕迭賓主再拜上壽然後兒女更上壽盡歡而罷故葉春及稱之云惠江之學造于夫婦蓋以身行其壺教者又香山黃佐有姆訓一書以內則曲禮詩傳爲主而列女傳女戒家範皆採入焉皆淑正風化之要典

疑耀

疑耀者博羅張萱所撰坊刻以為李贄非也中有稱予鄉海忠介語又萱不喜佛疑耀中辭多闕佛謂列子述孔子言西方有聖人西方聖人即詩之西方美人蓋周文王也此非贄之言明甚

同文編

南海龐公嵩為曲靖太守以雲南滇池迤東迤西伯夷獮緬之俗人各異音書各殊字至倫敦行穢娶婚同姓兄收弟婦弟室兄妻習以為常行之者自諉蠻尼而吾之治之者亦以蠻尼待之此非聖

人有教無類之至意也嘗欲為同文編首刻三字經以訓尼童次刻聖諭及大明律中關係人倫者以訓尼黎庶因地審音別為三類大書漢字於前附註尼字於下一教曲靖尋甸武定羅羅一教迤東八百老過車里孟良一教迤西木邦孟密麓川緬甸干厓南甸隴川孟定使之幼習壯觀語繇短以入長文因淺以入奧咸知聖字之可學王道之易從又以尼人無姓止以者字阿字起音以者一者二阿罵阿遮等為名彼此相同不能辨別欲奏請賜姓一千餘字多造紅牌刊刻賜姓于上但無姓而原係一祖相同者給以一牌祖宗多異者給

以各牌俾之定以爲姓永遠勿易有遷徙者察明
乃許寄居仍禁不得同姓爲婚有犯者杖斷離異
此亦正蠻風之一助云予謂推其說以教吾粵之
猺獞黎岐亦無不可

外志

葉石洞作肇慶志其外志論云無不覆幬天道也
如天之無不覆幬王道也王者無外志有外何因
其外而外之孰外仙也釋也猺也獞也皆外也仙
釋猺獞之爲外何仙釋蔑棄人倫而詭言出世猺
獞傲狠王法而自異齊民皆外於聖人之教明王
之治者也故外之然則遂外之乎固將內之也外

而曰內之何易稱顯比書曰丛生春秋大一統歸
斯受之而已是故志而外之所以明有義也外而
志之所以明有仁也仁義大而王道備矣

極衍

周傑南海人唐開成中進士精曆算著極衍二十
四篇以究天下之數占嶺南可以避地棄官而歸
劉龔問國祚修短傑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
土數生於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
五十龔大喜龔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宋開寶四
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云

二鐵塔銘

廣州光孝寺有二鐵塔其在東者南漢主劉鋹所
造最下一層銘云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
勅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壹所七層并相輪
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躬有慶祈鳳曆無疆萬
方咸底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以四月乾德節
設齋慶讚謹記塔南面之左銘云內殿大僧錄教
中大法師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曉真大
師沙門監造南面之右銘云教中大法師內供奉
講經首座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寶法大
師沙門監造北面之左銘云教中大法師內供奉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大師沙門監

造西面之前銘闕北面之右銘云教中大法師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沙門監造東面
之左銘云都監住持秀華宮使上將軍上柱國□
伯食邑十萬戶□□監造塔之在西者有銘云玉
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
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三娘以大
寶六年歲次癸丑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
永充供養其東塔雕刻盤龍西者惟寶蓮花而高
大相等秀水朱氏有書光孝寺鐵塔記跋云嗚呼
僭竊之主未有愚於劉鋹者也謂羣臣有家室顧
子孫惟宦者可信不知其植黨納賄更甚焉鐵塔

建自大寶十年凡七層合相輪蓮花座崇二丈有二尺觀其列名皆宦者也當其時銀又範銅爲己像并肖諸子列於天慶觀而今已亾之蓋金石刻之傳於世金之用博故其鏤也易以予所見自唐以來惟景雲觀法性寺二鐘銘及是塔記而已

秋痕

陳文忠在禮部時所見朝廷大小政事隨書之以遺子弟凡十九首名之曰秋痕中有可補國史者其後在刑部獄欲取文王以下人事稍著者編爲獄史以劇心不果

赤雅

酈湛若上元跨馬值南海黃令行憶下騎弗及令怒拘之梁御史森琅爲請罪弗釋湛若微吟曰騎驢適值華陰令失馬還同塞上翁棄家走粵西登陟鬼門銅柱之間遍遊諸岑及藍胡侯槃四姓土司爲獠女執兵符者雲禪娘之客嘗紀其山川風土儀物及女君天姬隊歌舞戰陣之制爲赤雅一書奇怪若山海經齊諧華藻若西京雜記其述征諸詩多與赤雅相表裏好事者競傳於世吾覽之知諸岑爲漢將軍岑彭之後世爲粵西君長雄據蠻中婦女亦稱酋帥歲時祭祀以麴爲吳將軍漢首以代犧牲而伏波苗裔世稱馬流人皆史書所

廣東新語 卷十一
未及載亦一異也

張孟奇所著

博羅張萱孟奇所著有彙經彙史史餘彙雅聞見錄古韻心口語諸書凡千餘卷語人曰世人貴遠而賤近吾且藏之羅浮石室中百世下有同好者俟之不爾吾當還之於造化孟奇諸書兵火後散佚殆盡惟西園彙集疑耀二書猶存噫豈其還之於造化耶

識

羅浮舊志云後唐明宗天成中羅浮掘得古劍有篆文曰丁與水同宮王將口耳同尹來居口上山

岫護重重以獻南漢主劉龔國人莫之辯及宋平廣南競傳其言知者云宋太祖以丁亥年降生是丁水同宮也於文口耳王爲聖尹口爲君重山爲出蓋己亥年聖君出也又劉龔營構宮室得石讖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絲吞骨益海承劉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龔建漢國歲在丑也兔絲者晟襲位歲在卯也吞骨者滅諸弟也越人以天水爲趙爲益海指宋國姓也承劉者言宋受劉氏降也又劉鋹時多火災令民家貯水號防火大桶時有童謠曰羊頭二四日天雨至解者以羊者未之神是歲辛未

廣東新語 卷十一 方言
二月四日銀國亾又謂宋以火德王房爲宋分天
雨猶天水也又王師如雨之義也又儂智高爲狄
宣撫所敗先有童謠云農家種糴家收

土言

廣州謂平人曰狯亦曰獠賤稱也北史周文帝討
諸獠以其生口爲賤隸謂之壓獠威壓之也謂平
人之妻曰夫娘夫娘之稱頗古劉宋蕭齊崇尚佛
法閣內夫娘令持戒夫娘謂夫人娘子也廣州則
以爲有夫之娘也東莞女子未字者稱曰大娘已
字稱小娘衆中有己字未字則合稱曰大小娘廣
州謂新婦曰心抱謂婦人娠者曰有歡喜免俛而

未彌月曰坐月亦曰受月謂子曰崽水經注弱年
崽子是也謂雲孫曰衡玄孫曰塞息訛爲塞也謂
父曰爸曰爹南史湘東主人之爹是也陽春謂外
祖父曰翁爹外祖母曰婆爹自稱則曰儂高明謂
外祖父曰公低外祖母曰婆低東莞謂曾祖曰白
公會祖母曰白婆或止稱曰阿白廣州謂母曰孀
亦曰媽媽者母之轉聲卽母也亦曰𦉳凡雌物皆
曰𦉳謂西北風亦曰𦉳蓋颶與瘴皆名母故西北
風亦曰𦉳也婦謂舅姑曰大人公大人婆亦曰家
公家婆賈諠曰與公併倨列子曰家公執席是也
子女謂其祖父曰亞公祖母曰亞婆母之父曰外

公母之母曰外婆母之兄弟曰舅父母之兄弟妻
曰妯母母之叔伯父母曰叔公曰叔婆孫謂祖母
之兄弟及妻曰舅公曰妯婆謂從嫁老婦曰大妯
醮子之夕其親戚送花於新郎房中者男曰花公
女曰花婆子初生者曰大孫頭子女末生者多名
曰儘新會則曰長仔或曰懸奴僕曰種仔惠州曰
賴子言主人所賴者也廣州凡物小者皆曰仔良
家子曰亞官仔耕庸曰耕仔小販曰販仔游手者
曰散仔船中司爨者曰火仔亾賴曰打仔大奴曰
大獠嶺北人曰外江獠小奴曰細仔小婢媵曰妹
仔奴之子曰家生仔螟蛉子曰養仔盟好之子曰

契仔姻婭之使役曰親家郎東莞稱無賴者曰趨
子又多以屎爲兒女乳名賤之所以貴之男曰屎
哥女曰屎妹謂賃田者曰佃丁曰田客賃地者曰
地丁曰地客僦屋曰房客巫曰師公師婆覘之夫
曰覘公瓊女賣檳榔者曰山子猺之峯者亦曰山
子廣州謂橫恣者曰蠻又曰蠻澄銀銀劉銀澄龔
澄樞也言其不循法度若此二人也謂外省人曰
蠻果興寧長樂人曰哎子海外諸尸曰番鬼司柁
者曰柁公梢公在船頭者曰頭公二人爲舟司命
故公之卽三老也搖櫓者曰事頭宋書蕭惠開有
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事頭者事力之首也大桅

斗者曰班首司篙者曰駕長打牽曰牽夫香山謂
佃而服役者曰入倩謂田主曰使頭其後反以佃
戶之首爲使頭廣州謂美曰靚顛者曰廢鯁直曰
硬頸迂腐曰古氣壯健曰筋節輕捷曰輓力言其
力如車之輓也角勝曰鬪轉曰翻飲食曰喫遊戲
曰則劇雜劇也訛雜爲則也謂淫曰姣姣音豪又
曰嫪毒謂聰明曰乖謂不曰吾問何如曰點樣來
曰釐溺人曰碇走曰趨取詩趨趨阜螽之義攻治
金鐵之器曰打爲醮事曰打醮取事物曰邏罵人
曰鬧挈曰扱起東莞謂事訖曰効遊戲曰瞭順德
曰仙曰欣新會曰流指何處曰蓬蓬順德謂欺曰

到史記張儀曰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
猶俗云張到謂張網得禽獸也到得也張儀善欺
故謂欺人者曰張到也以言託人曰訣一作映謂
猥褻者曰魁摧出賈諡哀時命篇卽詩之虺隤也
縫衣曰敎書曰敎乃甲冑凡細者曰縫粗曰敎著
裏曰縫著邊曰敎也東莞謂光曰皎皎音効美好
曰灑持物曰的肥曰凹肉熟曰胗禮記曰腥肆爛
臠祭註曰胗熟也爛或爲臠也廣州謂烹物曰臠
亦曰焯也謂港曰涌涌衝也音冲凡池沼皆曰塘
其在江中者亦曰塘若白蜺塘蠓塘菱角塘是也
猶合浦海中之珠池也凡水皆曰海所見無非海

也出洋謂之下海入江謂之上海也出洋曰開洋亦曰飄洋謂潮曰水潮起則曰水大潮落則曰水乾廉欽州謂潮以朔望而大者曰老水日止一潮者曰子水謂水通舟筏者曰江不通舟筏者曰水二水相通處曰濬稱山之有林木曰山無者曰嶺廣州謂門橫關曰門謂帆曰浬統索曰纜旁出者曰纜枝小舟曰艇泅水曰游南州異物志贊合浦之人習水善游芟艸曰薹艸亦曰勞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樹椹水中以掛罾曰罾戩亦曰罾門西寧謂魚種曰魚口小猪曰猪口廣州謂卵曰春曰魚春曰蝦春曰鶩春曰雞春鴨春數食籬曰幾

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餽一頭是也數檳榔曰幾口陸倕謝安成王賜檳榔一千口是也亦曰幾子陳少主嘗勅施僧智顛檳榔二千子是也數蕉子曰幾梳蘇軾詩西鄰蕉子熟時致一梳黃謂衣一套曰一沓沓襲也訛襲為沓也楮錢一片曰一佰線縷一絡曰一子一家曰一主一熟曰一造擲骰子者一擲曰一手禽之窠曰鬪雌雞伏卵曰哺鬪石湖云雌雄曰一鬪十雞併種當得六鬪是也瓊州數尚六禾六束曰一把錢六百孔曰一貫物六十觔曰一擔萬州則以禾十二把為一擔潮陽以錢八十為一佰曰東錢築墻縱橫丈一曰井化州石

廣東新語 卷十一 方言
城間貧者欲避火門於野外構茅以棲名曰芎雷
州有芎村有蒲芎有新芎島吳川有芷芎鎮瓊有
芒芎港儋有郎芎墟定安有坡芎市萬有黎芎都
樂會有薄芎溇陂會同有李芎塘文昌有畧芎墩
黎峒有岑芎黑芎居芎陳婆芎白陽春至高雷廉
瓊地名多曰那某羅某多某扶某過某牙某峩某
陀某打某黎岐人姓名亦多曰那某抱某扶某地
名多曰那某涵某婆某可某曹某爹某落某番某
其近漢者多曰姪某姪音不香山中秋夕劇飲月
下曰餽中秋發引之曰役夫蹋路歌以娛尸曰踏
鷓鴣海豐方言其濱海者大約與潮相近如髻曰

莊鼻曰鄙耳曰繫鬚曰秋鴨曰啞牛曰悟之類其
屬於山者語又不同謂無曰盲我曰碍溪曰階嶺
曰諒其蛋人則謂飯曰邁筋曰梯碗曰愛瓦盆曰
把浪拿網曰今網狼人謂父曰扶我曰畱彼曰往
女謂男曰友友又曰友二男謂女曰有助謂娶曰
換野郎曰苦郎那家曰扶閭有心有意曰着心着
意扁擔曰閑木曰肺以榕木擔相贈曰送條閑肺
榕頭曰圖有歌曰三十六圖傘四十雙圖雞撞謂
花瓣曰花脈花朵曰花桃猺謂魚曰牛不曰陷有
歌曰牛大陷到石頭邊謂兄曰表來曰大有歌曰
表大便到木橫底娘大便到木橫枝峯人謂火曰

廣東新語 卷一 方言
桃花漚漚謂飯曰拐爨瓊語有數種曰東語又曰
客語似閩音有西江黎語有土軍語地黎語地黎
稱峒名有三字者如那父爹陀橫大陀橫小之類
有四字者如曹奴那紐曹奴那勸曹奴那累之類
有六字者如從加重伯那針從加重伯那六從加
重伯那撐之類有七字者如從加重伯那白吾之
類其山多曰鷓鴣啼村多曰荔枝廣州語多與吳
趨相近如鬚同蘇逃同徒豪同塗酒同走毛同無
早同祖皆有字有音潮州或無字有音德慶亦然
新會音多以平仄相易如通作痛痛作通東莞則
謂東曰凍以平爲去謂莞曰官以上爲平香山謂

人曰能番禺謂人曰寅東莞之南頭謂刀曰多增
城謂屋曰窻廣州謂父又曰父母曰孀或以阿先
之亦曰亞兒女排行亦先之以亞謂視不正曰七
斜七音咩射覆曰估以刀削物曰剝音批細切物
曰剝音速削去物曰斨音撇食飽曰飭音救以鼻
審物曰嗅許用切謂多曰够少曰不够音邁謂無
尾曰蜃音掘謂人無情義者亦曰蜃謂腿曰屬音
彼髀也以手搓物曰挪音儺以手按物曰捺難入
聲以拳加物曰搵音釵以手覆物曰揞庵上聲以
指爬物曰捺烏寡切般運曰捷連上聲積腐穢曰
攪搯漱口曰救口救音朔謂人愚曰猥歿怒目視

廣東新語 卷十一
人曰矚音利謂田多少曰幾吟肉動曰胍音徹瘡
腫起曰譽興去聲以足移物曰躐裸體曰軀軀音
赤歷不謹事曰邈邈鼻塞曰鼻艷音甕露大齒曰
齟牙新婦入門使親屬老婦迎之曰檯步是夕夫
婦同牢食曰煖房飯次早見舅姑親屬獻幣帛悅
履曰荷惠冬至圍爐而食曰打邊爐元夕黏詩藏
謎以示博物通微曰打燈以鴿翎貫皮錢踢之曰
踢毬毬亦曰燕謂雲腳疎直曰風路不知人之來
歷曰不知風路龍門謂娶婦時置酒延賓以迎之
曰接路高要人謂婿曰郎家女巫曰鬼魁

講學

甘泉翁嘗謂陽明昔夫子憂學之不講夫講必有
同不同不必同所以求其同也然後義理生焉如
彼二磨其齒不齊然後粟米出焉故天地之所以
能化生萬物者以陰陽變合之不齊也翁平生好
遊所至輒與士大夫講學年八十九十時兩至衡
嶽輿櫬相隨不爲首丘之計輒經道旁觀者如堵
墻稱爲聖人復出爭拜門下先生繼往開來之心
爲日不足九十有五猶懸桶于門以求規益使天
再假之年敢自一息滿足乎哉

皇明通紀之謬

東莞陳清瀾所輯皇明通紀謂李空同宦江西時

與宸濠交歡借勢誣善奏罷布政使鄭岳之官及濠事敗以交通繫獄禁錮終身焉夫旣與濠交歡矣又借其勢可罷人之官而又一時自罷其官者何耶濠之被俘而詞引空同亦宿憾之所致也賴見素林公持法不阿遂已之未嘗逮繫其曰繫獄禁錮皆無之陳蓋得之傳聞之誤耳考霍文敏爲吏部侍郎雅好空同嘗與諸公議於朝堂曰宋儒謂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若李獻吉者非今之韓愈乎使之終老林下得毋後世訛議吾輩耶諸公然之文敏因疏薦上命吏部起用未果行然文敏誠空同之知己矣

終

